

“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中外哲人文宗对生活的比喻,岂止万千,但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却发人深思。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往大处说,国籍和肤色,以至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怎么个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我在这里擅自在“自由”一词前加上个小小的限定语“一定程度”,须请尊敬的尼赫鲁先生原谅,因为我认为人生并无绝对自由意志,即使真正玩牌,也要遵循某种规则;玩人生大牌,就更难免要受社会、环境以及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了。

以我个人言,出生于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这张牌差强人意),虽然岁月蹉跎,终能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用一句俗语表达,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块料。虽忝列大学教席多年,却未敢跻身学林,虽性喜文学,也从未覬觐过帕尔纳索斯山上的圣地。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

翻译文学作品固然需要一定技巧,但只要勤奋,就能摸索出门道;固然需

牌戏人生

□傅惟慈

要时间与毅力,但当一个人的大部分宝贵光阴都为只产生负效应的活动与运动消耗掉的时候,仅仅余下一点点可供自己支配的光阴又怎么舍得虚度呢?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一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贬低一些,翻译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多么奇妙的世界!美丽的大自然,田园诗般的乡野,缪斯的音乐,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真

情!)……即使我翻译的是悲剧,那热辣辣的眼泪也在洗刷着虚伪和丑恶。偶然间,我还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浑身震颤,眼前掠过一道耀眼的光辉。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的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在那些日子里,我夜间在幽暗的灯下做一点翻译不啻偷食禁果,如果我译的这些东西能够出版,能够教更多的人从中得到些许快慰啊!

我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逐一消失了,便急忙拾起笔来,把自己比较喜爱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一个灵魂永不安宁的天才画家的故事《月亮和六便士》,几部伴随我度过苦难岁月的惊险小说。

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逐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这就需要小小的谋划,也要付出一定的精力。偶然读到明代诗人的一首小诗,虽不见佳,倒能表明我的心迹。现把它抄录下来,结束此文:

吾身听物化,化及事则休。
当其未化时,焉能弃所谋。

文史杂谈

三读红楼

□关欣

一读红楼多愁思

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看《红楼梦》,对书中的很多地方都看不明白,只能看一些热闹的篇目,比如宝玉挨打。

后来,家里面又多了一本评红楼的书《红楼梦—地主阶级的末落史》,讲到贾家是封建末落的家庭,必然会灭亡。这些评价对我影响很大,但对所谓的坏人比如害死尤二姐的王熙凤,不是喜欢她坏,而是喜欢她的精明。当知道她“一从二令三人木”的时候,甚至不忍。

上大学之前,我把《红楼梦》前后读了二遍,性格变得敏感起来,甚至对花草树木多了几分伤感。更凭空填了见花流泪见月伤情,以物喜,以己悲的许多愁思。

而主要的体现是对文字的反应比较敏感。千红一哭(窟),万艳同杯(悲)什么的,让人对谐音,对多义词。尤其多想,更多想的还是谶语,一句很平常的话就会浮想联翩。说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水果)——荔枝,也会说到树倒猢猻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二读红楼“误终身”

上了大学,读了中文系,不免对《红楼梦》又认真细致地进行了研究,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不常

的就会因为说错一句话而懊悔不已。在人际交往中,对语言的反应过于敏感,常常会思考别人说话的几层含义,这里面的意思有的时候是想得对,而大多数时候是敏感,搞得自己常常庸人自扰,而性格却也形成了敏感多疑的底子,真真恼人。而且还要见花流泪见月伤情,多愁善感得毫无用处。

三读红楼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最近又看了看这本熟得不能再熟的书,又有一番新感触。

曹雪芹先生的经历让他分外绝望,“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让人感受到了他的不容于这个世俗的社会的真实,既不容于贵族,也不能走入普通人家,既不能适应官场沉浮,也不能做成寻常百姓。

他可能有过住所,却没有心灵的家园,没有归宿,所以他绝望,绝望到了书中结果没有任何可能的星火来让所有人看到希望。正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再看红楼,因为作者的绝望而“蛛丝儿结满雕梁”式的残局也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想像。再看一语成谶,再看草蛇灰线,还是佩服作者缜密的构思。但也不再为这些而敏感,而多疑。宿命也好,运系于天也罢,过好生活中的每一天,才是王道。

谈天说地

空白笔记本

□林清玄

是好现象,说明这个社会的人生活比从前富裕了,大家更讲究品质,而且有能力花更多的金钱来购买进口的文具。

接着我想到,现在很多人都用昂贵的笔记本,但真正拿来写笔记的又有几人呢?记得我离开书店的时候,店员小姐说:“现在很多人花钱买笔记本不是用来写,他们只收藏笔记本。他们可能从来都不写笔记,但他们不断地买笔记本,使得笔记本的设计日益精美,售价也越来越昂贵。”

比较起来,我有点实用主义的倾向。再美丽精致的笔记本,拿到手里总是要写的。有时候,一年要写掉很多本笔记。由于消耗量大,反而不会太在乎笔记本的质量。



虞美人 首届进博会

□张翼

浦江两岸翔云瑞
万邦群英会
百花争艳客欢颜
携手千年丝路再扬帆

潮流浩荡心开放
海阔逐波浪
襟怀世界领风骚
展新新村佳境更妖娆

一本写满自己的生活、感受与思想的笔记本,虽然样式简单、纸张粗糙,但总比那些永远空白的昂贵笔记本有价值得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店员小姐说得极好极了,笔记本是为了记录自己思想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只是欣赏而不用它,那岂不是辜负那棵为做笔记本而牺牲的树了吗?

一个人活在世上,可能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什么都没有留下就离开了尘世,因此我常鼓励别人写笔记,把生活、感受、思想记录下来。这样,一则可以时时检视自己的生命痕迹,二则通过静心写笔记可以“日三省吾身”,三则逐渐使自己的思想明晰有体系。

一天写几页笔记不嫌多,一天写一句感言不嫌少,生命、思维就是这样成熟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急速流过的每一天,为生活留下一些什么,生活就会如海上的浮沓,一粒粒破灭,终至消失。

我们唯有抓住生活的真实,才能填补笔记本的空白;若任生活流逝,笔记本就永远空白了。

大家V微语

勿错过机会

□梁凤仪

●有野心的人一定是二十四小时都在备战状态。

●因为每一分钟的生活和接触,全都可能引发机会。只要抓紧机会便能发展甚至发迹。

●我经常跟同事举例说:生意的意念多源于生活,张开眼睛看清楚周围环境,一定会发觉对象目标,便可以开始构思进攻了。

●比方说,如果有少男打算结婚,他最低限度在公司内埋头苦干之余,也应该抬头看看写字楼内的各女同事,有什么人是合他眼缘的。机会有时会在自己左右出现。

●所以,如果对事业有野心,便应分分钟提高警觉。

●每一个人以及每一宗事件的出现,第一个念头应该是它可否跟自己的业务发生联系,如果对生意有帮助,那就一定不要轻易错过放在眼前的机会了,若是摆出一副闲散态度,自然“捉到鹿也不晓得脱角”。

到东北乡间观光采风,竟在一家农家乐饭店看到了高高悬挂的幌儿,既惊讶又欢悦,不禁呆看多时。多年不见的幌儿呀,都哪里去了?

以前,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城乡大大小小的饭店酒楼的门前,都在铁架上或者木柱下挂幌儿。饭店多的地方,那幌儿挨排连串,荡荡悠悠,简直就是一道绝妙的风景。这幌儿其实是酒家饭店的招牌,可能有百年的历史,像江南以前的酒旗。幌儿是用铁皮或者木板制作的,圆桶形状,四周漆以彩色。下端的圈檐上大多垂挂或深红或粉红或紫红的长穗,也有搭配多色的,密密层层,绒绒嘟嘟,红亮亮花闪闪金晃晃地鲜艳。有风刮来,只只幌儿轻轻摇动,如火焰,似红霞,像云朵,在空中浪漫飘闪,好看极了。时尔见到几只深蓝色的幌儿,那便是回民酒店,一色的清真饭菜。

当年,不管什么时候,要想知道饭店营业还是关门,隔远看看挂没挂幌儿就明白了。挂幌儿,就是营业,摘幌儿,就是停业。那些昼夜营业的饭店,就是刮大风下大雨也不能摘幌儿。这幌儿的数量也是有讲究的。挂一只幌儿的是小吃部,只经营地方小吃,很简单;挂两只幌儿的是综合饭店,熘炒烹炸,应有尽有,只是规模小些;挂四只幌儿的算是中档饭店,有雅间,有大厅,有闻名的特色酒菜;挂六个幌儿的则是高档酒楼了,门面大,设施好,可承办大席,还提供礼仪、歌舞服务。我很小的时候,曾读过一首写幌儿的打油诗:恰似云花总盛开,引招食客四方来。多姿多彩频迎送,荡荡悠悠终不衰。看来那时的幌儿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营业与停业的标志,还有饮食文化的内容与一种象征的意义。所以,不管哪家饭店酒楼,每每挂幌时,都要穿上饭店的服装,抖起精神,有的还念叨:幌儿高高挂,客人到我家。

由幌儿我想到以前乡间和小城镇那些饭店酒馆,特别是老字号,都是木桌木椅,干干净净,餐具、酒具也普普通通。不豪华,却温馨,只讲味道和服务。餐厅似乎没什么讲究,可按老习惯蹲在椅子上吃饭,可光着膀子喝酒,可猜拳行酒令,也可唱歌、跳舞。那场面真像老电影里古代酒馆的镜头,畅然随意,别有韵味。想着,感叹着,走出农家乐饭店。往前看,发现一家挂着两只红幌儿和两盏红灯笼的昌隆酒馆,据说这是乡间的老字号。我上前去问小老板,你们除了挂幌儿怎么还挂灯笼?他回答:“祖传的。”他说老辈留下这样的话:幌儿红,灯儿亮,话亲饭菜香,买卖更兴旺。

时代变了,幌儿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种记忆。

那些年那些事

幌儿的记忆

□王忠范

